

从宁波山水到杭州西湖

徐霞客在 湘江· 续四

王松林
主编



中国大地出版社

从宁波山水到杭州西湖

徐霞客在
湘江·
续四

王松林 主编

中国大地出版社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徐霞客在浙江: 续四/王松林主编. —北京: 中国大地出版社, 2008. 10

ISBN 978 - 7 - 80246 - 141 - 3

I. 徐… II. 王… III. ①徐霞客 (1586 ~ 1641) —人物研究②旅游—地理—浙江省 IV. K825. 8 - 53 K928. 9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60732 号

责任编辑: 杨 云

出版发行: 中国大地出版社

社址邮编: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31 号 100083

电 话: 010 - 82329127 (发行部) 010 - 82329120 (编辑部)

传 真: 010 - 82329024

网 址: www.chinalandpress.com 或 www.中国大地出版社.中国

印 刷: 北京聚源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 张: 16.5

字 数: 40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1150 册

书 号: ISBN 978 - 7 - 80246 - 141 - 3/K · 138

定 价: 68.0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编 委 会

顾 问：薛 驹 王家扬 陈法文

鲁松庭 厉德馨 陈桥驿

主 编：王松林

编 委：陈良富 祁子青 陈凉闻

徐建春 周少雄 金 勇

序

徐霞客是我国明末杰出的旅行探险家、地理学家、游记文学家和杰出的爱国主义者，是驰名中外的历史文化名人。他从22岁开始，在30余年的时间里从事野外探险考察，足迹遍及我国现在的1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把毕生的精力奉献给了祖国的科考事业。他不畏艰难困苦，跋山涉水，风餐露宿，不问道里、不计行程地“以性灵游，以躯命游”，用超出常人的毅力，独步荒芜僻壤，盘桓沟谷山脊，孜孜不倦地追求科学真理，写下了60余万字的鸿篇巨制——《徐霞客游记》。这是中国文化史上一部具有重大科学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的皇皇巨著，为世人留下了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由此，徐霞客被誉为“千古奇人”，他的日记被誉为“千古奇书”。

浙江是徐霞客旅行探险最多的省份之一。据浙江省徐霞客研究会原执行会长吴尧民的研究，徐霞客到浙江考察有7次之多，到过当时的浙江11个府。浙江的山山水水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以至于他在后来旅行探险中都与浙江山水作比较。他在浙江旅行探险的思路、方法和初步积累的经验，为他晚年西南万里行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为他走向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浙江是研究徐霞客最早的省份之一。早在20世纪40年代，因抗日战争而迁校贵州遵义的浙江大学，以校长竺可桢为首，张其昀、谭其骧、任美锷等一批著名学者就开始了徐学研究，发表了许多有重大价值的学术论文。现浙江大学终生教授陈桥驿（“徐学”倡议人）对此评价为“实为撇开《游记》而在徐学领域中进行人

文科学研究的范例。”浙江省成立社团组织来进行徐学研究应该在20世纪90年代，省级老领导、名誉会长王家扬、陈法文、厉德馨，还有已故的中共浙江省委原副书记崔健，他们是组织浙江省徐霞客研究会的倡导人和发起人。浙江是他们奋斗和耕耘的地方，他们对浙江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为了浙江的经济社会发展，穷毕生之力，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晚年，他们倡导成立浙江省徐霞客研究会，身体力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徐霞客“勇于探索，尊重实践，热爱祖国”的精神，落实在促进浙江省经济建设和旅游文化建设上。我参与其中，深感省级老领导的一片浓浓爱民之心，拳拳爱国之意。这是他们的初衷，也是最终目的。因此，大凡浙江省徐霞客研究会举办的活动，都是将省级老领导的要求予以落实在促进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上。这也是浙江省徐霞客研究会多年来一直与旅游界合作的原因。

浙江省徐霞客研究会从1995年正式成立以来，至今已有13年了。在这13年中，每年都择其一地级市召开一次大型的有海内外嘉宾参与的徐霞客与旅游文化研讨会，并开展其他的考察、调研活动，将学术研究 with 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务求有促进其发展的效应。其中，特别关注浙江省自然生态资源保护，社会环境、旅游和文化的协调发展。从发展浙江省旅游事业出发，为建设乡村旅游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需要，进行了有效的探索和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丰富了浙江省历史文化的内涵，得到浙江省各级政府部门和有识之士的广泛认同与好评。

当然，浙江省徐霞客研究会的重点工作是为发展经济社会服务，为发展浙江省旅游事业服务，这是省级老领导王家扬、陈法文等一贯指出并坚持的。同时，也有必要进行基础理论、学术方面的研究。陈桥驿就针对当前徐学研究 with 旅游业结合得太紧密的现状，提出“为徐学松绑”的呼吁，我认为这是很好的意见。我国学术研究团体的工作，离不开社会需求，离不开经济、政治的需要。就

目前现状而言，我们在徐学研究中，把一部分精力投入到促进旅游事业发展上，为地方政府和经济社会服务，并得到支持和认同，是必须的，也是“双赢”的做法；同时，还要注意集中一批学术研究人才，开展徐学基础理论研究和相关学科的研究，争取获得一批有重要价值的研究成果。这也是“二手抓，二手都要硬”的具体措施，是学术团体赖以生存的基础。

浙江省徐霞客研究会前些年已经出版了《徐霞客在浙江》的4本系列论文集。现在又将前两年在宁波、杭州召开的徐霞客与旅游文化研讨会上交流的论文予以整理。两次会议，除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徐学界专家学者外，还有来自美国、新加坡、台湾、香港等地的徐学专家和朋友们，可谓是群贤毕至，大家共同探讨学术，交流论文，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我与研究会的同志们一道将论文遴选、修改，汇集为《徐霞客在浙江·续四》公开出版，供全国徐学界同仁们研读指正。这也是一件有益于文化生活，参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好事。

值此论文集出版之际，我谨代表浙江省徐霞客研究会，向多年来一直支持、关心研究会发展的社会各界表示衷心的感谢！

基于此，是为序。

浙江省徐霞客研究会会长 王松林

2008年6月

目 录

为“徐学”松绑	陈桥驿 (1)
提升“农家乐”的品质	
——发展杭州乡村旅游的一点思考	江 坪 (11)
台湾休闲农业的发展	毛育刚 (15)
追循霞客性灵之游	
——兼及宁海和霞客故道的思考	祁子青 石 在 (28)
徐霞客对中国旅游发展的贡献	朱惠荣 (38)
地有湖山美 东南第一州	
——论杭州的优势旅游资源和城市旅游形象	陈谅闻 (44)
杭州旅游资源开发利用及相关的几个问题	李子渝 (74)
发展乡村旅游业的思考	
——以临安“农家乐”为例	陈良富 (87)
杭州城市滨水地区土地的开发与复兴	徐建春 (97)
杭州市“农家乐”模式的创新与发展思考	周少雄 (113)
发展乡村旅游要重视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	
——以诸葛亮后裔始迁地建德市泉山村的实践 为例	朱睦卿 (125)
杭州高品质国际旅游城市建设研究	钱伯增 郑 卫 (132)
恢复大佛院 西湖再增辉	祁子青 (142)
论杭州西湖外围的“景中村”文化	庄月江 (148)
乡村旅游业发展中有关用地问题的思考	陈良富 (159)
海山都会 商贸名城	
——论宁波城市旅游形象及其相关问题	陈谅闻 (170)

宁波旅游资源开发利用刍议	李子渝	(190)
善待四明自然山水 发展宁波商务旅游	王深法 徐建春	(199)
休闲趋势与环城市旅游带的建设		
——以宁波为例	殷晓晶 徐建春	(205)
乡村旅游开发模式研究及创新	贺倩 徐建春	(218)
霞客公何以自成一家之言	石在	(233)
人间鲲鹏：严子陵的文化意义及其影响	朱睦卿	(238)
发掘宁波佛道文化 推进浙东宗教之旅	许尚枢	(248)
推出济公文化之旅 促进海峡两岸交往		
——从徐霞客浙江游踪谈起	许尚枢	(256)
《徐霞客游记》的大美境界	施光华	(277)
“钱谦益舟中接见徐霞客”指讹	祁子青	(288)
徐霞客旅游志愿的选择与其先世科场悲剧的关系	吕锡生	(299)
褚绍唐先生与徐霞客研究	郑祖安	(305)
全祖望评徐霞客《江源考》的《江源辨》		
考析	周琦 周国勋	(321)
徐霞客——一位热爱祖国锦绣山河、爱护文物		
古迹的先哲	黄实	(328)
徐学研究 with 旅游发展间的互动		
——20年来各地徐霞客纪念活动综述	田柳	(337)
穿行在四明山周围各地的徐霞客	田柳	(346)
徐学应用研究的一个实例		
——从策划“徐霞客西湖一日游”旅游新线路		
谈起	陈光照	(353)
论徐霞客与浙江的渊源	徐祖光	(359)
徐霞客与诸暨五泄	吕槐林	(366)

霞客“独走四明”后与仲昭会合地应在细岭 ——对“西陵”的志书搜索和实地踏勘的报告	吕槐林 (375)
徐霞客的宁波情结	徐祖光 (384)
论徐霞客旅游思想的核心及其旅游实践	陈庆江 (392)
徐霞客和马可·波罗笔下的杭州	庞毅明 (403)
徐霞客、黄道周与刘履丁	陈镜清 周丽霞 (414)
鲁迅《重订〈徐霞客游记〉题跋》手迹三探 ——兼与施光华先生商榷	任小玫 (419)
从“晴山堂石刻”到“《徐霞客游记》石刻”	薛仲良 (432)
徐霞客行履南靖	陈镜清 (442)
徐霞客与陆游的碑版文字	沈龙法 (448)
我国现代人文旅游的三要义 ——兼论郁达夫游记的旅游学价值	吕洪年 (461)
元代浙江杭州的对外往来 ——兼谈外国旅行家游记杭州评述	季元杰 (473)
京杭运河水上旅游问题探讨	张炳德 (486)
《漂海录》与《徐霞客游记》	陈 莹 (495)
编后语	(504)

为“徐学”松绑

陈桥驿

浙江的徐学盛会在省会杭州举行，这是研究会从2006年换届以来的首次徐学讨论会，许多优秀论文从各方的徐学同仁寄来，为新一届研究会平添了新的学术气氛，而我却用这样一个题目写文章，显然要受到徐学界的非议。自从20世纪80年代徐学研究复兴以来，全国许多地方，都建立了研究组织，包括浙江在内的不少地方，每年都有学术会议和其他有关徐学的活动。从现象上看，徐学正在欣欣向荣，蒸蒸日上地发展，而我却拿这样的文章与会，和现实唱反调，实在是大煞风景。或许有人会想，这个老头80多岁了，大概是精神上出了问题。对于这样的议论，我不仅谅解，而且也是在意料之中的。回忆当年我在曾经发表过一篇《撇开〈游记〉——再论徐学研究》^①的拙文后，也听到过一些类似的意见。再传到我耳边的已是经过修饰的话了，主要含义大致是：“内容不错，标题偏激。”而这一次提出“松绑”，远远超过了当年的“撇开”。许多人接受不了，这也是必然的。

首先，我自己得先作点反省，我是一个不合潮流的人，是个“书呆子”式的人物。我从小学五年级读《胡适文存》中的《吾我篇》和《乐汝篇》，第一次从我祖父口中听到“这就是做学问”的话，就决心想以“做学问”为终身生涯。但事实是，“做”了半个

^① 《徐霞客研究》第7辑，学苑出版社2001年版

多世纪，到底做不出一一点学问来。《光明日报》^① 去年曾发表议论我的大版报道，并统计了我的著作和论文，总共已经出版了各种专著、译著等 67 部和发表了论文 400 多篇。这个数字，据我的研究生们查核，认为基本无讹。但这算什么呢？我当年在上海书店出版社组织的《当代学人笔记丛书》中的《邨学札记》^② 卷首《自序》中已经说过：“我是一个平凡的知识分子，毕生花大量的时间从事美其名曰著书立说，其实是所谓爬格子的营生。这是大人先生们所不屑为而却是我们这一类人的本职”。这说起来，我虽不懊悔倒是惭愧，“爬”了一辈子，《光明日报》的统计是 2000 万字，但实在“爬”不出什么学问来。至于现在，我年已届此，事已至此，这些话权作一点反省，用不着赘述了。

现在回到徐学这门学问的本题，以及我为什么要用这样的题目写文章的缘由。我因家庭环境从小就读古书，但所读的全是“子曰诗云”之类。《徐霞客游记》虽然也是古书，却不是我所能读到的。我的家乡绍兴大街（今解放路）上有一座古老而著名的寺院大善寺（现在已被拆毁），寺内广场上有一家“锦文堂书局”，专营翻印古籍，全部以一折七扣出售，我念高小时常常光顾，曾以三四角银洋买到一套四册的《徐霞客游记》，晚间在床上翻过一下，才知道徐霞客其人其书，此人好游山玩水，以其经历写了这部游记。因为当时我已经热衷于《水经注》，就对此书搁置而不再顾问了；待踏进初中门槛，又发现图书馆目录卡上也有丁文江编的《徐霞客游记》。我原来也不知丁文江其人，也是在念高小时，自然课教师讲到煤气中毒时，举了此人的例子，说他是著名学者，在长沙自知中毒，拼命下床开窗爬出窗外而倒在走廊上，因深夜无人接应，终至不起。我自幼崇拜著名学者。著名学者亦编此书，我

① 叶辉《陈桥驿：寻山问津治邨学》，《光明日报》2006 年 10 月 29 日

②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 年版

这才知道了徐霞客其人和《徐霞客游记》其书的份量，并对此有了崇敬之心，但仍无诵读的时间。

1983年初，我收到了中国地理学会的通知，要我在这年4月到无锡出席全国纪念徐霞客诞辰400周年筹委会，我被列为筹委之一。从通知中得知筹委中有好几位重量级头面人物，让我恍悟徐霞客果然名不虚传。当时，我在少年时购得的一套四册《徐霞客游记》，已在“十年内乱”初期作为“四旧”上交。幸亏上海古籍出版社已经寄赠了我新做的两册《徐霞客游记》，同时，我又在书柜中找出了大概是从旧书摊上买下的由几位浙江大学教授合撰的《地理学家徐霞客》^①。在花几天时间作了一番研读后，我立刻意识到，这是一门有价值的学问。凑巧的是，其时我刚刚应邀到日本作客座教授，在关西大学大学院（研究生院）讲了一个学期的《水经注》研究。在关西大学时，校方要求我用英语讲课，以提高研究生的英语水平。那时称《水经注》研究为“酈学”由来已久，我在日本时还为此杜撰了一个英文词 Liology。正因为如此，从而让我想到，《徐霞客游记》研究的这门学问，应该称为“徐学”。

因此，1983年我在无锡举行的筹委会上就提出“徐学”这个名称。会后不久，南京师范大学以《徐霞客研究论文集》^②向我约稿，我写了《酈道元与徐霞客》一文，并在文中提及：“让酈学研究继续向前，兴旺发达；让徐学研究后来居上，发扬光大”。接着，纪念徐霞客诞辰400周年盛会于1985年在无锡举行，会中有一个安排代表到徐霞客故乡——江阴马塍瞻仰、参观的活动。事前，我并未曾想到在其故居要大家题词的事。待雪白的宣纸摊在桌上，我思想上毫无准备，只是因为酈学与徐学是我萦萦于怀的，所

① 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

② 江苏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

以提笔写了几句即就劣诗。幸亏吕锡生在其《徐霞客家传》^①中记下了此诗：“邠学渊源长，徐学后来昌，邠学与徐学，相得而益彰。”

我即兴所写的这首“五绝”当然拙劣不工，但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所表达的心情却是纯朴而真实的。我从小读《水经注》，对《徐霞客游记》完全陌生，当时才刚刚入门，但立刻意识到这是一门可以和邠学并驾齐驱的学问。而且从筹备会到纪念会，都有不少上层头面人物的支持。从北京到若干地方，先后建立了徐学会。在《徐霞客游记》版本方面，超过丁文江编版本的上海古籍出版社版本刚问世不久，1986年我又收到了后来成为学术挚友的朱惠荣教授寄赠的《徐霞客游记校注》上、下册^②。展读之下，我知道了这是一部《徐霞客游记》的最佳本子。对此我实在满腔喜悦，坚信作为一门学问的徐学，从此可以“开步走”了。我自己当然不会中断对邠学的研究，更何况对于徐学，我可以说毫无根底。但是，我感到为这门新兴的学问做一些摇旗呐喊的工作，这是我既有兴趣也有责任的。所以我随即写了《论徐学研究及其发展》^③一文，满腔热忱，既为这门学问的发展出了一些点子，也肯定这门学问一定会像邠学一样地成为一门大学问。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随着像朱惠荣主编的《徐霞客游记校注》和其他许多有关专著的出版以及大批论文的发表，这一番欣欣向荣的气象，确实使我踌躇满志。而且我随即发现，各地的学会和徐学活动，获得了我们的一个新兴行业即旅游业的大力支持。从会议地址、经费以及论文集的出版等等，都得到旅游业的赞助。这对于徐学发展，当然是一种极为有利的机遇。而且一门学问能够

① 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

② 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③ 《浙江学刊》1988年第2期

有裨于一种新兴行业的发展，也是这门学问价值的证明。所以我对这种学问与产业相得益彰的形式和必然获得双赢的结果，是十分赞赏和殷切期待的。20世纪80年代后期，香港的邨学家吴天任以其所撰《邨学研究史》^①索《序》于我，我在《序》中仍以邨学与徐学相比，赋五绝一首：“邨学与徐学，渊源称悠久，地学两相辉，河山喜同寿”。为了让这门学问早日奠定基础，我受日本某些大学开设《水经注》课程的启发，又撰写了《编写徐学教材刍议》^②一文。

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从各地的学会活动和发表的文章揣摩，开始有了一种感觉，坦率地说，徐霞客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绑到旅游业上去了。以徐学促进旅游业，我是非常赞赏的。可是，徐学毕竟是一门学问，一门学问推动一种事业，这当然是好事。但是让这门学问从“做学问”的程序发展起来，仍然是它的生命力所在。我感到，除了朱惠荣教授主编的《徐霞客游记校注》以外，很少能读到“做学问”的作品。《徐霞客游记》当然是徐学的核心，正像《水经注》是邨学的核心一样。但要把徐学提高到一门学问，不能只是啃嚼《徐霞客游记》。我发现不少地方的学会活动和发表的作品，多是啃嚼《徐霞客游记》的产物。不过是你啃这一角，他啃那一角，其实都没有啃出学问来。还有不少文章，撰写的目的就是为发展当地的旅游业。我不反对这样的文章，因为旅游业是一种新兴而极有前途的产业。我自己也曾为此写过两万字的长文《旅行、旅游、旅游业》^③，并文中说到：“我有好些朋友从事旅游业，其中还有旅游业的领导。他们勤勤恳恳地领导并发展旅游业，我都亲眼看到，并且深深地佩服他们”。所以我对徐学在

① 台北艺文印书馆1991年版

② 《徐霞客研究》第1辑，学苑出版社1997年版

③ 《人文旅游》第1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发展旅游业的功能方面非常重视。但问题是，徐学本身作为一种专门学问有自己的路子要走，其相关研究不能一味啃嚼《徐霞客游记》，也不能一窝蜂地倒向旅游业，把自己绑在旅游业上。正因为此，我不得不写文章正告有些一味啃嚼《徐霞客游记》的徐学同仁，这就是本文开头就提及的我《撇开〈游记〉——再论徐学研究》一文中的缘由。在该文中，我以抗日战争时期浙江大学几位教授合撰的《地理学家徐霞客》作比较，其中如林文英的《江流索隐》和任美锬的《江流索隐质疑》等文，其实都与《徐霞客游记》无关，但却是实实在在的学问，也是地地道道的“徐学”研究。

写到这里，我又不得不与以《水经注》为核心的郦学相比。《水经注》成书已经1400多年，历史当然比《徐霞客游记》长得多。但是作为一门学问，其实也是从明代开始的。由于此书在宋初以后缺佚甚多，明代学者在整理校勘的过程中，才开始从事研究，从而形成了郦学这一门学问。到了清代，许多著名学者都投入这种研究，而其中全祖望、赵一清、戴震成为著名的郦学三大家。清末民初，又出了杨守敬、熊会贞师生，而著名大学者王国维和胡适，也都为这门学问尽心竭力。杨守敬、熊会贞校勘了此书注释量最大的《水经注疏》^①，王国维毕生校勘了8种此书版本，都作了精密的校记^②，而胡适竟以其一生中的最后20年时间，全力从事郦学研究^③。除了上述中国学者以外，国际汉学界也涌现出不少郦学

① 此书有北京科学出版社影印本及台北中华书局影印本，现在流行的是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1999年再版）的排印本，共上、中、下三册，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

② 陈桥驿《王国维与水经注》，《中华文史论丛》1989年第2期，收入于《郦学新论——水经注研究之三》，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③ 台北胡适纪念馆影印出版《胡适手稿》，《中华文史论丛》1991年第47辑，收入于《水经注研究四集》，杭州出版社2003年版

家。20 世纪之初，西欧汉学家如沙畹（E·Charannes）、费瑯（G·Ferrand）、伯希和（P·Pelliot）、马伯乐（H·Maspero）、鄂卢梭（L·Anououseau）等，都用《水经注》做学问。而且日本著名汉学家，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长森鹿三，从 1964～1970 年间，以 6 年时间，在该所举办了一个《水经注疏》订补研究班，网罗了全日本国汉学家和他的学生，每周由他主持一次讨论会，最后于 1974 年在京平凡社出版了这个研究班的研究成果日译本《水经注（抄）》。至今，日本的若干大学还开设有关《水经注》研究的课程。

前面提及《光明日报》去年发表文章报道我的事。在那篇报道中，记者在最后为我总结了一个“三不主义”。其中一个“不”是多次出国，并且是带了夫人出国，但没有花过国家一分钱外汇。事情是不错的，但我不过是个工薪阶层，出国一次要花许多钱，凭我的收入，怎能做到如这篇报道所说的不花国家一分钱外汇呢？显然是我的每次出国都是对方邀请的，费用当然由邀请者负担。现在回顾一下，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到 21 世纪初，出国 10 多次（包括我国领土香港和台湾），曾经在境外 30 多所大学讲过课，而其中内容涉及邨学的约有 20 次，邀请方面主动提出讲这个课题的也在 10 次以上。现在，徐学从 1983 年开始复兴以来，已经发展了 20 多年。这中间，有领导题词，有头面人物支持，有学会的组织活动，有旅游部门的配合并资助，有许多著作和文章的出版和发表，其中许多都是公费资助或不发稿费的。而邨学与此却恰恰相反，既无组织，也无活动，冷冷清清地各干各的。其中当然也出书，发表文章，但都是出版社主动约稿，订合同，付稿费。没有谁资助，也用不着谁资助。我不知道的是，这些年中，有没有国外或者我国香港和台湾的大学邀请我们的徐学同仁前去讲学的？或许有，但为数一定很少，这是为什么呢？

我悟出了一些理由，不知道对不对，现提出来与徐学同仁们